

講義

三十五

六齣

方

漢書門			
二五二八	一三四	一七	類
函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二五二八	漢書
一七	冊
一七	架
八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528
冊數	17 (13)
函號	299 2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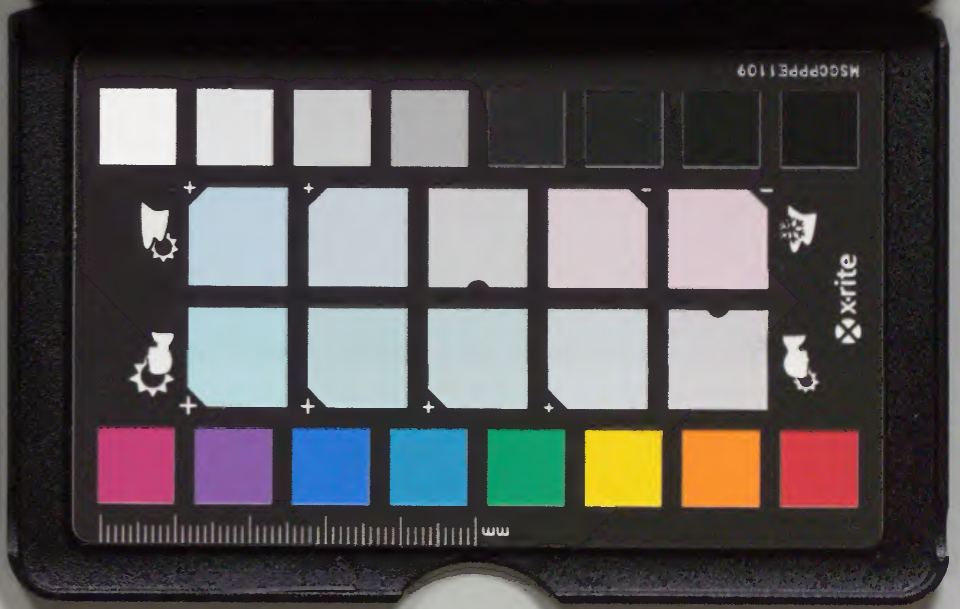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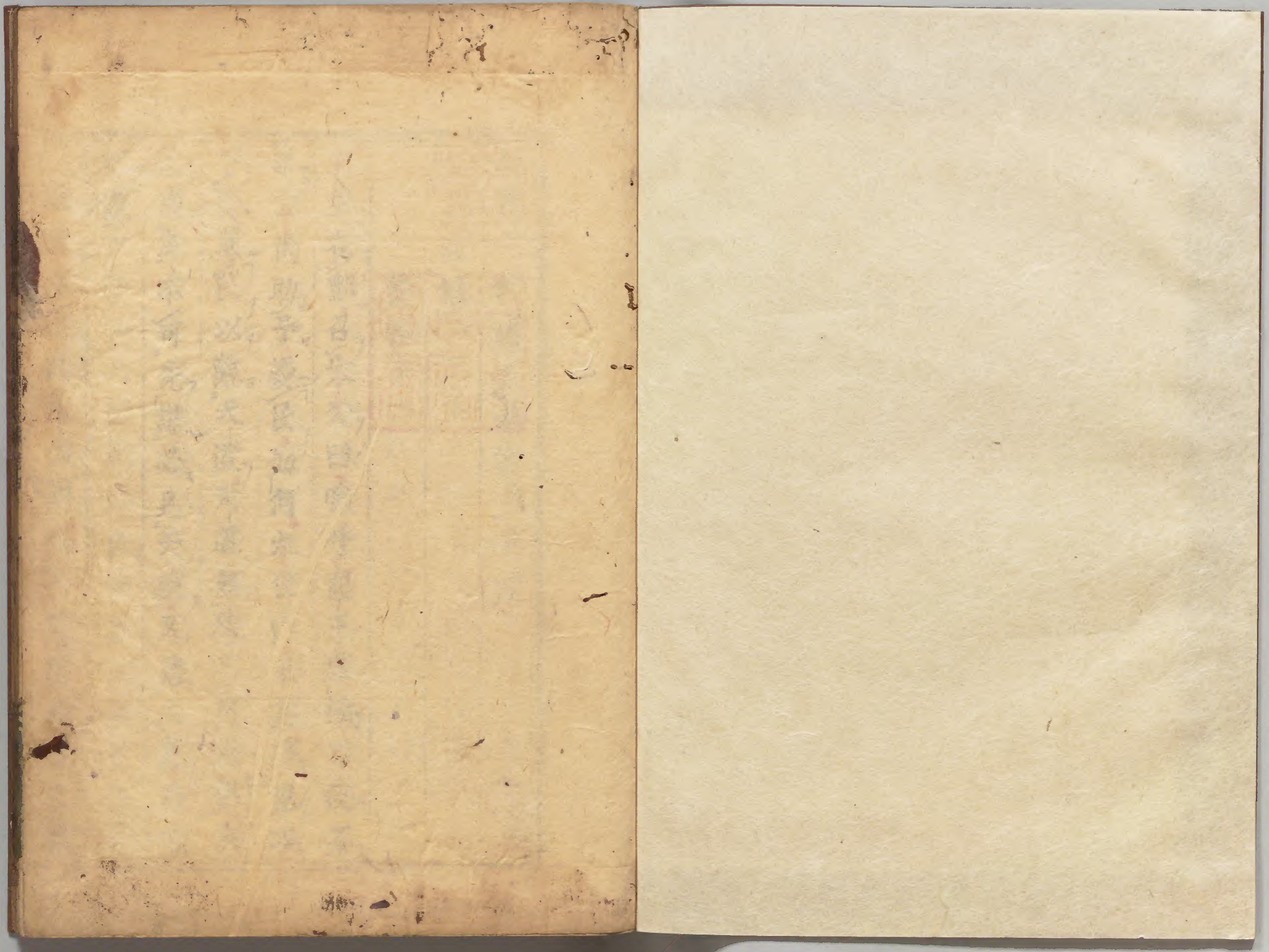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施氏六

論語義卷第三十五
發問書

第三十五

淺草文庫

文王在豐召太公曰嗚呼商王虐極罪殺不
辜公尚助予憂民如何太公曰王其修德以
下賢惠民以觀天道天道無殃不可先倡人
道無災不可先謀必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
以謀

此文王發問太公圖商之計謂商王之罪

盈虐酷殘害無罪之人。令木公助之。其爲
憂民之心。在伐商救民也。夫欲伐人者。必
先盡其在己。修德以下賢。惠民以觀天道。
此盡其在己之事者。蓋惟修己而後可以
待人。惟得民而後可以應天。賢有德者也。
德修修於己。而後賢者歸之。故修德乃可
以下賢。此修己以待人也。人之所欲。天必
從之。惠足以及人。乃可以合天。故惠民以
觀天道。此澤民以應天也。文王有徽柔懿

恭。此文王之所以修德也。文王惟修是德。
此閑天散宜生之徒。所以爲用也。非以下
賢乎。發政施仁。必先四者。此文王之所以
惠民也。文王惟能惠民。此天道之所以乃
眷西顧也。非觀天道乎。惟有以觀天道。故
天道無殃。不可先徇。人道無災。不可先謀。
蓋天之譴人君也。必有以戒之。此天道之
殃也。天道未有殃。其可先徇乎。人事之成
敗。必有變焉。此人道之災也。人道未有災。

其先謀乎。此言商雖可伐，而天殃人災未見，不可先以舉事也。昔者堯之去四凶，堯非不能去之也，而必待舜而去之者，蓋當堯之世，四凶之罪未暴白於世，而天人心有所未合也。及舜之世，則其惡已暴，天人之所共憤，然後可以除之也。是以越之伐吳，吳未發而先發，而范蠡亦以天時人事告之。越王不從，率有會稽之厄。惟天殃人災既見，然後徐而圖之，無不可矣。

必見其陽，又見其陰，乃知其心。必見其外，又見其內，乃知其意。必見其疏，又見其親，乃知其情。行其道，道可致也。從其門，門可入也。立其禮，禮可成也。爭其強，強可勝也。全勝不闢大兵，無創與鬼神通微哉。微哉。

敵之所蘊，雖若難知，而吾之所測，各以其術。心也，意也，情也，皆敵之所蘊也。心有所思，意有所欲，情有所發，心意情三者同出而異用。主之於內者，心也。傳曰：心之官則

思此心也。在心爲志。意與志一也。傳有所謂志意修。此則意之所存。自心而出。必有所欲也。若夫情。則有所觸而後發。傳有所謂情發於中。此則情之所觸而發也。自其內而言之。則心爲之主。意爲之用。而情則有所形矣。此心意情之別也。三者固爲難知。而吾之測之。各有其術。故知其心。則何以哉。即其陰陽。而可以知之也。陽者。其顯而可見者也。陰者。其隱而難知者。所未爲

之事也。即其所已爲。皆心之所思也。故即是。而可以知其心。欲知其意。則何以哉。即其內外。而可以知之也。外而人民田野。內而朝廷百官。始而觀其外。見其田野闢。萬民安。則外治矣。次而求於內。見其朝廷清。百官正。則內治矣。既觀其外。又觀其內。若是者。皆志之所寓也。故可以知其志。欲知其情。則何以哉。即其親疎。可知也。疎者。所踈遠者也。親者。所親近者也。既觀

其疎又觀其親則其所去取者其賢侯可
知也是乃情之所好惡也故因是可以知
其情太公告文王以吾觀其野吾觀其衆
吾觀其吏其告武王則以今商知存不知
亡知樂不知殃若此言者皆所以求心意
情也既盡其所以測之之術則敵豈難知
哉既知其心意情之所在由是而制之斯
易爲術矣故行其道道可致從其門門可
入此因敵而爲之謀也法有所謂踐墨隨

敵此則行其道之說也彼有可由之道吾
因其道而造之道可得而至矣法有所謂
兼意從事此則從其門之說也彼有可入
之門而從之則門可得而入矣立其禮爭
其強此制敵而措以勝也法有所謂以禮
爲固此則立禮之說也吾欲伐人必先之
以禮以爲不可敗之道此禮之所由以成
也法有所謂強必以謙服此則爭其強之
說也彼雖強而吾有以爭之則雖強而可

勝也。文武之於商，或服事以驕之，或子女以樂之。若是者，皆所以行其道而從其門也。定其止齊之法，奮以熊羆之士。若是者，皆所以立其禮而爭其強也。既有以因之，復有以制之，則不勞餘力而可以收成功。故全勝不鬪，大兵無創。此以計取而不用於兵也。法曰：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是則鬪而後勝，未免於勞民。若夫以全勝之，則無用於戰鬪矣。法曰：上兵伐謀，是

則用兵而至於殺伐者，非善用者也。故大兵則無傷，故無創。文王之因壘降，此全勝不鬪也。大禹班師而苗格，此大兵無創也。乃若高皇戰於滎陽，戰於垓下，則非不鬪之全勝也。至于惠帝之世，瘡痍始瘳，豈無創之大兵乎？若是之兵，皆以計取，故其幽與鬼神通，言其微妙而不可知也。太公安得不以微哉，而咳美之。嘆。與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

趨故無甲兵而勝。無衝機而攻。無溝塹而守。論制敵之道。莫若得人心。與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始相趨者。皆所以得其心也。同病相救者。此所以同其患難也。此傳之所謂疾病扶持之說也。同情相成。此所以輔其所欲為也。若傳之所謂真助利。毗之說也。同惡相助者。此相助以去其所惡也。傳有所謂所惡與之去是也。同好相趨。以就其所欲也。傳有所謂所欲

好

與之聚也。惟其有以得其心。故雖無甲兵。可以勝。無衝機。可以攻。無溝塹。可以守。夫勝夫勝人者。必以甲兵。甲以為衛。兵以致戰。有是乃可以勝。蒙衝車也。機械也。皆攻城之具也。溝塹可深峻。其城池也。皆守城之備也。今無此。可以攻。可以守者。以其所恃者人心也。法有所謂不戰而屈人兵。此則無甲兵而勝也。有所謂無衝蒙而攻。無渠谷而守。此則無衝機。攻。無溝塹。守也。昔

者成周之際。於廢病者。必有施舍之法。於夫患民病之際。則有施惠之法。皆所以救其病也。有相賙之法。有轉移之法。皆所以成其情也。田與追胥竭作。又所以助其惡而趨其好也。成周之法。惟若是其善。故當時聞有奠枕于京之安。有持盈守成之樂。而甲兵衝機溝塹。初未之修也。此其効歟。此皮自休。所以曰古之取天下。以民心。其以此歟。

卷之三十五 七

大智。不智。大謀。不謀。大勇。不勇。大利。不利。

論聖人之德。固無以復加。而求至德之極。則不知其所極。智也。謀也。勇也。利也。皆聖人之德也。謂之大智。大謀。大勇。大利。則其德之無以復加也。自其大德而求之。似不難見也。然其至也。至於不智。不謀。不勇。不利。是又其至德之極。不可得而知也。且應事。不可以無智。大智則無乎不知。智而不明。其智是以不智。料敵。不可以無謀。大謀

卷之三十五 七

則無乎不周。謀而不泄。其謀是以不謀。決
勝不可以無勇。大勇則莫之敢當。勇而不
恃。其勇是以不勇。恤民不可以無利。大利
則無乎不及。利而不居。其利是不利。若是
者。皆其德之至妙。而不可知其極也。昔武
王渡孟津。而觀政于商。其智為甚大也。陰
謀修德。其謀為甚大矣。一怒而安天下。其
勇為甚大也。散財發粟。其利為甚大也。武
王雖有是四者。而未嘗自以為大。故天下

亦莫知其所以為大也。武王惟不自有其
大。此天下所以歸之。而亦莫之知也。此傳
所以曰聖人不自大。故能成其大。其以此
歟。

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天
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取天
下者。若逐野獸。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
舟而濟。濟則皆同其利。敗則皆同其害。然則
皆有啓之。無有閉之也。

聖人待天下。以至公之心。則天下必趨。聖人以歸往之心。蓋聖人之於天下。非以爲己利也。將以利天下也。天下也。天下之民。撫之則后。虐之則讎。故利天下。則天下啓。導之。害天下。則天下閉塞之。吾惟有以利之。故天下啓之。以取天下之道。其啓之者。將以與之同其利也。苟或害之。則天下必惡之。故閉塞之。而不與之同。武王之伐商。武王非自利也。財可散則散之。粟可發則

發之。所以利天下也。武王惟有以利之。故倒文寸之徒。自攻以比。蠢衆之民。惟師是迎。非有以啓之乎。大抵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推爲天下。此聖人所以無心取天下。不以私心歸必利之。而後同與啓之。故取天下者。若逐野獸。天下皆有分肉之心。昔秦隴之亡。若失其鹿。而天下共犄角之。非人皆有分肉之心乎。惟天下皆有是心。故若同舟而濟。患難與之。共旣濟。則皆得

其利漢室之具大事既成韓信豨布之徒
皆得分地而王關中父老亦喜苛法之除
非濟則與之同其利乎苟為敗則皆受其
害若是則得其利者宜皆啓之而無或閉
之也
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無取於國者取國者
也無取於天下者取天下者也無取於民者民
利之無取於國者國利之無取於天下者天下利
之

昔哀公問有若二吾不足而有若對以百
姓足則君孰與不足是則君不可以取之
民也民猶子也父子豈有異財乎此慈父
之不忍摧子也父不可以摧子則君其可
取之民乎惟無以取之乃所以取之何者
吾不傷其財則彼得以足其財彼惟足其
財故可以供上之用此無取者所以取之
也曰無取云者非不之取也取之有制也
且以由圭欲二十取一孟子猶以為額道

益

况不之取乎。是知無取者無橫取也。苟不
之取。則祭祀賓客。百官有司。其何以給耶。
惟無橫取。故人樂於所供。而足於所用。在
易之卦。損下益上。其卦為損。損上益下。其
卦為益。是則為之君者。誠不可妄取於民
也。惟是心以往。則不惟可以及民也。雖施
之國。施之天下。皆此心也。故自其無取於
民而始。次則無取於國。終則無取於天下。
既無以取之。則必有以利之。故不惟民利

之。推之國。則國利之。推之天下。則天下利
之。三代之君。或以貢。或以助。或以徹。皆所
以定取民之制也。惟取之有制。故自近及
遠。無不蒙其澤焉。乃若秦之取之。盡錙銖
天下之民。何其不幸邪。

故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微
哉。微哉。鷙鳥將擊。卑飛歛翼。猛獸將搏。弭耳
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
兵之所資以爲用者。雖有不同。而兵之所

六經書譜義卷之五 十一

以隱於無迹者皆其所貴道也事也勝也
此兵之所用始終有不同也而其不可見
不可聞不可知則皆欲其無迹焉道也者
所以修之已而以傾人者也道而可見則
道不足用矣事也者見於所行而以制人
者也事而可聞則事不足持矣勝也者所
以決其成敗而勝人也勝而可知則勝無
自成矣大抵兵聞則議見則圖知則困故
道欲不可見事欲不可聞勝欲不可知始

則晦其道次則密其事而終則藏其勝此
其始終之序也昔者武王之圖商也陰謀
修德以傾商政則其為道也不可見矣其
事多兵權奇計則其為事也不可聞矣至
於牧野之戰倒戈之徒一比而成功則其
勝又烏可知耶是三者惟欲其無迹故其
為用也既微而又微故曰微哉微哉言其
微妙之至也譬之鷲鳥之擊物必卑飛飲
翼以藏其形鷲鳥鷹隼也雖善擊苟為禽

鳥之所見則必避之。故卑飛斂翼以藏其形。而後可以擊之也。譬之猛獸之搏物。必弭耳俯伏以匿其形。猛獸豹虎也。虎豹雖善搏。苟或衆獸之所見。則必避之。故弭耳俯伏以匿其形。而後可以搏之也。夫以禽獸微物也。欲有所取。猶有所隱。况於取天下者。獨使人得而知之。聞之見之乎。是以聖人將動。必有愚色。愚也者。所以藏其智而不用也。蓋將欲取之。必固予之。將欲張

之。必固翕之。將以動其用。可不隱其用乎。此聖人將動。所以必有愚色也。此文王之所以遵養時晦者。蓋將以示其愚也。今彼有商。衆口相惑。紛紛渺渺。好色無極。此亡國之徵也。吾觀其野草菅勝。穀吾觀其衆邪曲勝。直吾觀其吏暴虐殘賊。敗法亂刑。上下不覺此亡國之時也。

國之治亂。皆有可見之形。觀其禮而知其政。聖人嘗有是言矣。是則國之政必有所

可得而見者。昔夫子適蒲。入其境而稱之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其廷曰善哉。由也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善。可得聞乎。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其闢。溝澍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至其廷。廷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

以斷。故其政不擾也。觀此則知國之治亂。必有其證也。明矣。今商王之國。衆口相惑。則人有異志也。紛紛渺渺。則事無定度也。民之異也如此。政之亂也如此。而商王乃且好色無極。而不此之恤。其國必亡也。故太公指是。以為亡國之兆。况觀其田野之間。草菅勝於穀。此則農不得盡力於田畝也。觀其衆庶之間。則邪曲勝直。而公道不行。此則民無正論。而互相蒙也。觀其官吏。

則暴虐殘賊以害其下。敗法亂刑以毀其公。上安之而不自覺其亡也。必矣。故太公指以為此亡國之時也。

大明發而万物皆照。大義發而万物皆利。大兵發而万物皆服。大哉聖人之德。獨聞獨見樂哉。

聖人之德各有所寓。而有生之類各得其欲。大明也大義也太兵也。皆聖人之德也。自其明示天下之際而言。則謂之大明自

其正天下之不正者言之。則謂之大義。自其為天下除殘賊而言之。則謂之大兵。大明發而万物皆照者。蓋大明則無所不照。故雖蔀屋之下。暗室之中。容光必照。比大明發而万物所以皆照。大義發而万物皆利者。蓋仁義固所以利之也。况大義既發。則無所不利。故室家得以相慶。百姓得以按遺。此大義發而万物所以皆利也。及推是而為大兵。則万物皆服。蓋仁人之兵。無

敵於天下。今大兵既發，則所向者莫不聞風而靡，宜其万物皆服也。昔者武王之克商也，其德可謂至矣。觀其明警告於汝眾，則其明亦大矣。故光于四方，不復滅於文王。主之不顯，是則万物皆照，可知也。以至義伐不義，則其義亦大矣。故仁及草木，積成周家之忠厚，則万物之利也，可知矣。以至牧野熊羆之士，駟馳于商郊，此則大兵之發也。雖前徒可使倒戈，攻于後則其服也。

為如何。是三者惟極其大。此聖人之德所以為大也。故曰：大哉聖人之德。唯極其大，故獨聞見，不與眾同。而其樂可知也。所以為樂者，以其謀出於己，可以成天下之功，而濟天下之大事，故樂也。

聖人文啓

文王問太公曰：聖人何守？太公曰：何憂何審？万物皆得，何審何憂？万物皆道，政之所施，莫知其化。時之所在，莫知其移。聖人守此而万

物化何窮之有終而復始優之游之展轉求
之求而得之不可不藏既以藏之不可不行
既以行勿復明之

聖人待天下以無心故其所守者本無常
心也而文王未明其所守之術故有聖人
何守之問太公乃言聖人所以守之之道
憂者憂慮也蓄者蓄也自何憂而至於
何蓄此聖人未得天下之時而無心於致
治也果何所憂慮邪惟無所思慮不有所

各

各

谷蓄任天下自至矣聖人惟無心於致治
故万物各得其所自何蓄而至於何憂此
聖人既得天下之時而無心於保治也果
何所谷蓄耶惟無所谷蓄故無所思慮任
天下以自安聖人惟無心於保治故万物
皆有所聚適之為言聚也昔者大舜之有
天下也初非有心於得之也垂衣拱手果
何所思慮邪惟無所慮故無所蓄是以万
邦之民各於變以成風含哺之俗共擊壤

而與歌其皆得也可知及其既得天下也
復以無心守之故視弃天下如弃弊屣果
何所谷蓄耶惟無所谷蓄是以始於成都
中於成邑而終於成天下則其万物之道
也爲如何聖人惟以無心待天下故政之
所施莫知其化時之所在莫知其移政之
所施此以道化之也惟以道化之故其化
之也以無迹是以莫知其所化之由時之
所在此機之所動也機不可常故其爲可

取之時莫知其所移聖人果何心哉不過
守此而任物自然使之自化又孰得而窮
其所以然哉無宅終而復始機之運動不
可得而知也機之運也終而必始則其移
轉必有時也故聖人乘機而動必任之以
自然而聽其自至故優之游之欲得於自
得之間展轉求之以思其所得之道若是
者乃機之如萌而籌其將至也機既萌矣
則求而有得亦不可不深其謀故不可不

藏之於心。既藏之於心，亦必運之以謀。其
謀之也，所以行之也。既行之矣，而復慮乎
人之或乘之也，必有以神之，而使人莫之
測。故勿復明之。若是者，於機之既發，而所
以謀之者，必欲其密也。昔者文王之與大
有，得於太公之言也。觀其道化之行，漢上
無犯禮之女，林中有好德之夫。彼天下安
知其所自邪。此文王無迹之化，及乎人也。
虞芮入境，而自釋其訟。二老既歸，而天下

亦以往。是則天時之可爲，而民機以自動
亦不可得而知也。文王於此，豈敢以力取
之哉。亦不過守此，而使天下自化。至於萬
邦作享，下土是式，孰知其所以然哉。若是
者，豈非天時盛衰，終而復始。商室既微，周
道當興，數所必然歟。文王惟知其機之所
在，故其與太公荅問之間，必詢之以盈虛
治亂之由，尊主安人之道，與夫助予憂民
之心，皆所以求之於優游展轉之際也。太

公既告之。以商人所亡。與夫時之所移。則是已得機矣。故雖三分有二。而以服事商。其所以事之者。所以藏之心也。既藏之必行之。故發政施仁。以濟斯民。既行之而不。可明之。故其修德也。必本於陰謀。則其爲機也。又豈不神乎。太公之言。文王其盡之矣。

夫天地不自明。故能長生。聖人不自明。故能名彰。

此言功不可以爲己有也。以功爲功者。其功小。不以功爲功者。其功大。天地之於万物。所以爲資始而資生也。天地之功。亦大矣。而天地未嘗指是以爲己功。天地惟不以是爲功。此其功所以太而無窮也。故万物雖生而有終。至於天地。則長生而無或終極也。傳曰。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產而万物化。是則天地豈自明其功乎。天地長久。其以此矣。聖人擬天地。而參諸身。故九

所爲亦天地若也。聖人出而應世，使天下
萬物各得其所，各遂其生，其功亦大矣。聖
人豈肯捐是以爲己功耶？故不自明其功，
惟不自明其功，此所以其名益彰也。當堯
之世，含哺鼓腹之民，熙熙陶陶而於堯之
爲君，莫之能名，則堯不自以爲功矣。此堯
之所以能爲五帝之盛帝也。文王之世，發
政施仁，惠鮮鰥寡，而文王之爲君，方且不
識不知，則文王亦豈認以爲己功耶？文王

不以爲己功，此文王之所以爲三王之顯
王也。

古之聖人，聚人而爲家，聚家而爲國，聚國而
爲天下，分封賢人，以爲萬國，命之曰大紀。

此言聖人以漸得天下，而人之歸之，有不
得而止者，而聖人亦豈以是爲己利哉？必
欲與天下有德者同其利，方其始也，歸之
者雖寡，及其終也，其勢必大矣。故始則聚
人爲家，中則聚家爲國，終則聚國爲天下。

由家而國。由國而天下。其所得豈不以漸而盛乎。天下之歸聖人也如此。而聖人不敢自利之。故分封賢人。以爲萬國。易曰。聖人建萬國。以親諸侯。此分封賢人。而與之共治也。若是者。謂之何哉。曰。大紀。紀者。以其制之有要。而其治可以有常。而不易也。昔者少康與夏成。湯之與商。皆以漸得。而不有其利者也。太康之有衆一旅者。此太康之得民也。湯以七十里而與。此湯之得

民也。及其終也。皆能一天下。朝諸侯。則其所以聚國爲天下。而分封賢人也。爲如何。文武之君。以至蕞爾之民。推而至於三分天下。有其二。又推而至於天下一定。則其所聚可知也。天下既定。乃建千八百國。則其分封萬國。可知矣。成周之書。所以言其分國之制也。而有所謂以經邦國。以紀萬民者。非以其大紀之所寓。在是歟。

陳其政教。順其民俗。群曲化直。變於形容。不

國不通各樂其所人愛其上命之曰大定
此言聖人順俗而教而天下化之各安其
俗樂其化也陳其政教蓋聖人不欲匿法
以愚民也故陳而示之使知其所可為與
其所不可為者焉順其民俗蓋聖人欲因
民而成俗也古之聖人修其教不易其俗
齊其政不易其民蓋五方之民各有性也
順俗而教治所當然也惟順而教之故可
以使之習與惟成而風俗以同矣惟能順

而教之故奸民不容暴民不作而群曲化
而為直矣變於形容以其成與惟新而形
容之間為之一易則其所聞所見皆王道
之正直也謂之變於正直者以其能為直
所操而化之可變其形容也人既為上所
化則皆知守分而不至於紛爭矣故萬國
不通各樂其所夫所謂不通者非不交通
也自守其地而不通兵也言天下無戰爭
之事故兵革不通焉人惟安其所故必知

所自是以愛載其上。若是者謂之何哉。大定。大定者以天下之舉安也。昔者周王既成功之後。至于成王之時。正月之吉。則有象魏之垂。所以陳其政教也。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此則順其民俗也。既歷三紀。世變風移。此則群化之變也。掌交巡邦國。及萬民之所聚。而和其好。達其說。此則方國各樂其所。而人愛其上也。成周之際。太平歌於既醉。盈成詠於鳧。

鷺其大定為如何

嗚呼。聖人務靜之。賢人務正之。愚人不能正。故與人爭。上勞則刑繁。刑繁則民憂。民憂則流亡。上下不安。其生累世不休。命之曰大失。治之所尚者異。則治之所成者亦異。聖賢之心。均於求治也。而治之所尚。則有道有義焉。聖人者。道之管也。聖人惟以道化人。故其為化。一本於無為。此所以務有以靜之也。若夫賢人。則禮義之所自出也。賢人

惟以義為治。故其為化。必欲正天下之不正者。此所以務有以正之也。其在荀子。有曰。靜而聖。動而王。聖王本一也。而所以異者。以其所尚者異。靜則無為。故聖動則有為。故王。荀子之意。亦太公之意也。靜之則正。聖正之則賢。其所尚異。故所成亦異也。聖非不能正也。湯武正于夏商。正也。湯武豈可獨以賢名。賢非不能靜也。文帝亦七制之賢君矣。恭儉清淨。非靜乎。此無他。聖賢

一也。可靜則靜。可正則正。治之所尚當然也。道與義異化也。何聖賢之拘。昔者堯舜之君。聖者也。恭己岩廊。非心黃屋。康衢之謠。莫之為而自然。朝野之間。雖屢詢而不。知其靜也。為如何。武宣之君。賢君也。雪累年之耻。而從事遠征。因單于之爭。而受其來朝。是又所以正之也。既不自靜。又不能正。而乃欲與之角力以爭。是亦愚者也。此六國之所以見敗於秦。而息侯之所以取

衄於鄭也。是不能正而欲與人爭，愚之甚也。上勞則刑繁，此又言上好生事則易以殘民，故繁其刑以威民，欲民之必從。民見其刑罰之濫，故憂其無所措手足。既憂則不安其居，故流亡。若是則上下不安，其政至於累世不休。茲其為失不已大乎？故命之曰大失。此秦相商鞅欲為富強之術，恐民不從，乃嚴其刑以威之。雖太子之師傅亦有所不免。况於民乎？秦之亡也可立而

待矣

天下之人如流水，障之則止，啓之則行。靜之則清，鳴呼神哉！聖人見其所始，則知其所終。文王曰：靜之奈何？大公曰：天有常刑，民有常生，與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靜矣。太上因之，其次化之，夫民化而從政，是以天無為而成事，民無與而自富。此聖人之德也。文王曰：公言乃協予懷。夙夜念之，不忘以用為常。

物有自然之勢，民有自然之性，民心無常。

其已久矣。而其性則有自然者。譬之流水。焉。或行或止。或清。皆其勢之必然也。止非自止也。不之決也。障而後止。行非自行也。不之遏也。啓之而後行也。至於靜而不之擾。則必還其清矣。此其勢也。至於民之爲性。亦固靜也。古之論治國者。謂若烹小鮮。慎勿擾之。則天下之人。必貴於安靜也。安靜則治。亦猶水之靜而清也。此性之自然也。苟或拒之。則必止。導之。則必行。亦猶水

也。昔之論以民爲鑑者。嘗謂人無於水鑒。當於民鑒。則民性所存。尤過於水也。可不欲使之清乎。人性之欲靜也如此。斯民也。豈不神乎。故以神哉。稱之。聖人之於民也。可不究其始終哉。見其始而知其終。則必知其性之所極。而不之擾。聖人必當究其終始。而不可或擾。則其所以靜之之道。不可不之求也。故文王復以靜之奈何爲問。蓋欲求其所以靜之之道也。太公乃言天

人之理以答之。謂天有常形者。蓋輕清而
以負爲躰者。此天之常形也。好靜而以安
爲樂者。此民之常生也。民之不可擾也。若
此。故必有以與之共其生。使之安俗樂業。
而天下自爾靜矣。是以古之化民者。時有
異時。治有異治。上古之世。耕田鑿井。含哺
鼓腹。不知帝力於我何有。其所以然者。以
其有以因之也。因之者。謂因其所欲。而使
自爲之。上之人。初不勞餘力。而彼自爾充

足也。及中古之世。則不可以因之矣。何不
可也。以其俗澆。民詐。必有以化之。而後可
以使之從。是以成周之世。教稼穡。則有官。
趨耕耨。則有官。若是者。皆所以化之也。化
而後從政。是未免有所待而然也。孰若上
古之世。因之而使之自然歟。民惟欲得其
自然。故天則以無爲而成事。民則以無與
而自富。蓋天之生斯物也。本以無心也。天
而有心。則勞而不徧矣。孰若任以無爲。而

化以無迹。使事自以成耶。孔子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天以無爲而成事也。民無與而自富。是又至治無功也。老子曰。我無欲而民自富。則欲民之富。聽者不可或求。其功也。求所以富之。則反以勞之矣。此所以無與其事。而使彼自富也。昔者堯之爲君。法天而治也。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則堯之於民。一如天也。天惟以無爲而成事。故堯之於民亦然。當堯之世。

殖

百姓皆曰。帝力何有於我。問之在朝。在朝不知。問之在野。在野不知。若是則堯之所以無心於民者。一如天之於物也。故曰。堯仁如天。聖人之德。不過乎此。故曰。此聖人之德也。蓋惟盡其無爲之德。斯可以見其莫大之德。聖人惟能無爲。而使民自富。此所以爲至德也。文王曰。公言乃叶朕懷。文王之心。亦以安靜斯民。而非有以擾之也。蓋當商之末世。天下擾亂。幸文王有一怒。

之安則天下幸甚矣而太公乃以靜之之
說告之宜其與文王合也古之欲造大事
者其君臣之謀未始有不合者羊祜平吳
其意適與武帝合裴度平淮其意適與憲
宗合蓋惟有以叶其謀斯可以成其事然
所慮者在於能聽而不能行能行而不能
久必夙夜念之不忘而用此以爲常行之
道則其所行也爲甚久矣斯民何其幸耶

文伐

文王問太公曰文伐之法奈何太公曰凡文
伐有十二第一曰因其所喜以順其志彼將
生驕必有好事苟能因之必能去之二曰親
其所愛以分其威一人兩心其中必衰廷無
忠臣社稷必危三曰陰賂左右得情甚深身
內情外國將生害四曰輔其淫樂以廣其志
厚賂珠玉娛以美人卑辭委聽順命而合彼
將不角奸莠乃定五曰嚴其忠臣而薄其賂
稽留其使勿聽其事亟爲置役遺以誠事親

而信之其君將復合之苟能嚴之國乃可謀
六曰收其內間其外才臣外相敵國內侵國
鮮不亡七曰欲錮其心必厚賂之收其左右
忠愛陰示以利令之輕業而蓄積空虛八曰
賂以重寶因與之謀謀而利之利之必信是
謂重親重親之積必為我用有國而外其地
必大敗九曰尊之以名無難其身示以大勢從
之必信致其大尊先為之榮微飾聖人國乃
大偷十曰下之必信以得其情美意應事如

承

喪

與同生既以得之乃微收之時及將至若天
喪之十有一曰塞之以道人臣無不重貴與
富惡危死與咎陰示大尊而微輸重寶收其豪
傑內積甚厚而外為之陰內智士使圖其計
約勇士使高其氣富貴甚足而常有繁滋徒
黨己具是謂塞之有國而塞安能有國十有
二曰養其亂臣以迷之進美女淫聲以感之
遺良犬馬以勞之時與大勢以誘之上察而
與天下圖之十一節備乃成武事所謂上察

天下察地微已見乃伐之

天下不可以力爭也。我以力鬪，彼以力拒。成敗若何而決，必也。伐之以文，然後足以成其事。兵雖以武爲用，而必以文爲本。文者謀之所寓也。謀之爲用，不一而足。九十有二節，十二節言有十二度也。其節度若是其多者，蓋未戰而勝者，得筭多也。是以大夫種之教越，圖吳則有七術。陳平之爲漢圖楚，則有六奇。以至荀彧以十敗料袁

李靖以十策圖銑，皆欲以多爲貴也。多則無所不備。此文伐之法，所以有十二焉。其一則因其所喜而順之，不可或之逆也。若是則可以奉其志而逢其惡，故驕心由是生。好事由是見，吾於此必有以因之，乃可以肆其志而成其事。故因之則可以去之，蓋欲順以成事也。湯之於葛也，爲其無以爲犧牲，則遺之牛羊，無以爲築，盛則使毫衆爲之耕。若是者，皆欲因而去之也。其二

則親其所愛以分其威彼之所親幸之臣
既爲我所親則必背其君而罔其民故君
之威勢以是而分一人兩心則一心爲我
所役故兩心若是則國中必衰而忠臣亦
爲之陷所以社稷危亡也此越人之遺吳
大宰嚭而終於殺伍員以亡其國也其三
則結其左右以探其情彼之左右所親信
者既陰以賂而遺之則彼必告以其情故
得情甚深彼爲我所誘則其身雖在彼國

而其情則惟我之戀故身內而情外若是
則其君爲所鬻故國將生害此亦越范蠡
使人遺吳大宰嚭而終以克吳也其四則
因其所好而以逢之彼惟志在於淫樂吾
則輔之而使貪於樂彼惟好貨吾則賂之
以珠玉彼惟好色吾則娛之以美人彼之
心既爲我所役而吾又能卑辭以下之委
身以聽之順其命而迎合其意若是則彼
心自以爲得計而不與吾爭耳彼惟不爭

則彼之姦事可得而預知之矣。故姦莩乃定。此如散宜生。閼天之徒。遺紉以美女。以出文王。太王遺狄人以珠玉皮幣。皆所以成其姦莩也。其五則離其君臣之情。彼之忠臣。彼之所取信也。忠臣不可以財誘。故嚴之而以間其君。使其君不之信。賂有所不愛。故薄其賂。彼有使至。諭吾以事。吾則背其事而不從其命。則彼之計無所施。而其君必不之信矣。既有以間之。必有以代

之。故亟為置代。以奪其位。而使其使以為反間。待之以誠。事告之。則彼之君必我信。而離彼矣。若不能置代。而其君復親。而使之。則必復與之合。若是則其情雖離。而親猶未離也。苟能嚴而間之。則君臣異志。故其國可謀。此正如瀾之間車。又因其使至於易。其所以待之者。果使項王疑之。而車去矣。其六則內收其大臣之心。而外致其間。彼大臣既心向於我。則必外而相助。

於我而不爲其君謀國。此國所以少有不
亡者。此亦越路。吳大宰語也。其七則必有
以惑其上下。誘之以利。以錮其心。使其君
惟利是慕。而無遠慮。此則晉遺虞以璧乘
而反以圖虞也。收其左右忠愛之心。陰示
以利。使其臣貪於利而不恤其國。此亦越
遺大宰而以昏吳也。其君既交。征利則必
忽於農事。而國無蓄積。空虛。其八則賂其
將。而圖其國。將者國之輔也。今而賂以重

利。以誘其心。資之以謀。以役其心。則彼必
我信。是謂重親。重親者。吾能重彼之所親。
使反彼而親我也。既重其所親。積之以久。
則彼之心。其信我也堅。故必反爲我間。若
是則彼之國。雖彼之所有而已。外附於我
矣。故其地必大敗。昔漢入峽關。謂秦將者
賈孺。乃遺以重寶。秦將乃與連和。而高祖
始得以入關矣。其九則尊而驕之。以侈其
志。尊之以名。示以大勢。致其大尊榮。飾聖

人皆所以驕之尊之。以名則予之以高名。無難其身。則使之安其樂。彼既貪其名。而安其樂。則其志必驕矣。示以大勢。亦所以尊之也。從之必信。又所以順之也。彼既喜其勢之尊。而信吾之信己。則其志必驕矣。致其大尊。亦所以歸之。以至尊也。先為之榮名。而微以聖人飾而歸之。則彼必自負矣。既尊之以名。而復示之以勢者。蓋名則如稱王稱帝也。勢則以其形勢之大也。而

恃

致其大尊者。又以其為尊之極也。微飾聖人使之言其德。可以當是崇高富貴也。以是驕之。則彼必情其尊崇。而不加意於其國。宜其國之偷而弊也。謂之大偷之甚也。此正六國帝秦因以亡。唐高祖奉書李密。而李密因以敗。其國豈不偷乎。其十。則欲得其情。而以漸取之。下之以信。則彼必惟我之聽。其情可得矣。既得其情。則不可逆之。故兼意應事。以致其從。如與同生。示無

喪

害彼之心。若是則彼之情既爲我得矣。既得而驟以去之。則彼必暴至。故當微而收之。以漸使不自覺悟。及其危亡將至之時。如天喪之而已。亦不之知。此正高祖之於項羽。當項王欲王關中。則假項梁語以無他意。王漢中。則燒棧道以示無還心。其所以下之。得其情。兼意以意其事。非欲與之俱生乎。而漢王於此。亦不以驟取之。方且養其姦而滋其惡。至於垓下之役。乃追而

應

取之。且使羽有天亡之悔。非得其情。而以漸取之。使之不自覺乎。其十有一。則驕其心而誘其臣。以爲閉塞之道。蓋人情無不欲富貴。惡死咎。吾則因其所欲而收之。以至於納勇智之士。皆所以誘其臣也。陰示大尊。又所以驕之。而使不疑也。乃微輸重寶。收其豪傑。則彼之爲臣者。慕吾之利。必歸於我。而吾又當厚其所積。以爲養士之資。而外則陰收其士心。有智謀者。吾則納

之而使圖其計。有勇力者，吾則納之。而使
高其氣，使彼各足於所欲，極其富貴而至
於繁滋，則彼之臣皆樂爲吾用。吾得其人，
則吾之徒黨已備，而可以圖彼之國。是彼
爲我所塞矣。塞者，以其閉塞之，而使不知
其臣之爲已用，國之爲已圖也。有國而塞
則必壞矣。安能復有其國。此亦高祖之於
項羽，遣隨何以召黥布，築將壇以拜韓信，
陳平、張良之徒皆樂爲之謀，陳豨、樊噲之

徒皆力爲之用。高祖惟有以收楚之臣而
用之，則高祖之徒黨已具矣。宜其可以拒
項羽而取天下也。其十有二，則養其亂臣
者，彼之所親信而委用者也。養以迷之，則
彼必爲之感。進美女淫聲以感之，蓋美女
易以蠱人之心，淫聲易聾人之耳。其進以
惑之，則彼必爲之變。遺良犬馬以勞之，蓋
馳騁田獵，易使人心狂。故遺之以是，所以
勞之。彼之心既爲衆感所亂，而吾復將以

大勢誘之。則彼必自安其樂。而不慮其他。機既若是。而天時未可知。又上察天時。而下與天下圖之。蓋欲卜之。天人之心。而以取之也。在紂之時。有惡來。飛廉。以為之臣。而散宜生之徒。又求美女以進之。而太公方且告文王。以惠民。以觀天道。則應天順人之舉。其在是歟。十二節脩。乃成武事。此蓋言伐之以文。既盡其術。則用之以武。斯可以成功。伐人本以武也。而必先之以十

二節者。蓋剛不足以制剛。制剛者柔。強不足以勝強。勝強者弱。用之以文。而可以成武事。此以柔弱制剛強之道也。脩是而用之。是能察天地。料敵國。而後舉也。孫子曰。救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天地孰得。則所謂上察天。下察地者。乃所以校其天地之孰得也。徵已見。則危亡之證可見。正主孰有道之說也。若是則成敗決矣。故乃伐之。

順啓

文王問太公曰何如而可爲天下太公曰大
蓋天下然後能容天下信蓋天下然後能約
天下仁蓋天下然後能懷天下恩蓋天下然
後能保天下權蓋天下然後能不失天下事
而不疑則天運不能移時變不能遷此六者
備然後可以爲天下政

聖人之於天下也惟有無所不覆之道則
天下之於聖人也亦有無所不服之心聖

人所以覆天下者不一而足有大焉有信
焉有仁焉有恩焉有權焉皆所以覆天下
也大蓋天下者以其德之大而無所不及
也聖人惟以是德而蓋之故能徧覆包含
而無所殊是以能容天下也此無他有容
德乃大也惟有容乃足以見其德之大則
以大蓋之豈不足以容天下乎信蓋天下
者以其誠之至而可以結之也聖人惟以
是誠而結之故能使之附離係屬而不散

是以能納天下也。此無他，信見信也。惟信
乃足以見信，則以信蓋之，豈不足以約天
下乎？仁蓋天下，此聖人之仁政，可以及之
也。聖人惟以是仁政而蓋之，故能使之歸
往，趨附之不暇，是以能懷天下也。蓋民罔
常懷，懷于有仁，民惟懷于有仁，則以仁蓋
之者，豈不足以懷之乎？恩蓋天下，此聖人
之恩惠，足以及之也。聖人惟推是恩，以蓋
之，故能使之親附固結，而不忍去，所以能

保天下也。蓋推恩足以保四海，惟推恩足
以保四海，則以恩蓋之，豈不足以保之乎？
權蓋天下者，此聖人之勢，足以制之也。聖
人惟以是勢而制之，故可以維持天下，而
使之奔走服從，所以能不失天下也。蓋國
柄不可以借人，借人國柄，則失其權，權足
以蓋之，豈不能不失天下乎？凡此皆其道
足以覆之，故天下無不服也。道既足以覆
之，則其舉之也，必可以成功，故事可以往

而不疑。雖天之運不能移易。時之變不能
迁徙。蓋以其事可以決往。功可以必成。天
時不能易也。此無他。天官時曰。不若人事。
人事既至。天必從之。雖有運變。何足怪耶。
惟備是六者。則天下必為己有矣。故可以
為天下政。為天下政者。蓋若是則可以為
政於天下。以天下之權歸於己也。昔者武
主之真也。兼文之丕謨。揚己之丕烈。則其
大足以蓋天下矣。盟津之會。不期者八百

國。則其信足以蓋天下也。不忘遠。不泄邇。
則其仁足以蓋天下也。發財散粟。列爵分
土。則其恩足以蓋天下也。箕子告之以惟
辟。作福。惟辟。作威。則其權足以蓋天下也。
天下安得而不歸乎。周則其所以容之約
之懷之保之不失之也。明矣。至於牧野之
役。三千一心。雖雷兩晦。明群公盡恐。而太
公乃折箸。樊龜示以必往。誠以事不可疑。
雖天運時變。不能迁移也。武王惟備是六

者所以能為天下王而制天下政也周家
八百載之業其基於此矣

故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
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殺天下者天下賊之徹
天下者天下通之窮天下者天下仇之安天
下者天下恃之危天下者天下災之天下者
非一人之天下唯有道者處之

天下之道施報而已利之生之徹之安之
皆所以施之也啓之德之通之恃之皆所

以報之也施報之者亦以其道苟非其道
則害而不利殺而不生窮而不徹危而不
安而天下亦由是而閉之賊之仇之災之
亦其施報之理也利天下者天下啓之此
言上有以適天下之欲則天下皆欲其王
已故啓之以取天下之路利者人之所欲
也因所利而利之彼豈不吾啓耶若夫不
有以利之而反害之則彼必失其所欲豈
欲其王已耶故必閉之而使不得有為於

天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此言上有以遂
天下之性。則天下悅之。故以是而為德。生
者。民之性命之所存也。俾天下各正其性。
命。彼豈不厚其所歸而德已耶。若夫殺之
則不有以生之。而民不獲保其性命矣。故
必賊之。而亦使之不共存於天下。徹天下
者。天下通之。此言上以情示乎下。則天下
必以其情而達之。徹者。徹其情而示之。以
無所隱也。彼見上以情示之。則亦必以情

應之。此所以天下通之也。若夫不徹以示
之。而困窮之。使不得言。則天下亦不以情
告。而反尤怨之矣。安天下者。天下恃之。言
有以因其俗。則彼必資是以樂其業。安者
使之安止其所。生水安水。生陵安陵。彼既
獲其安。則必歸所恃。此天下所以恃之也。
若夫不有以安之。而反有以危之。則彼不
安於其所。而思禍變之作。此所以災之也。
大抵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惟非一人之天下。故天下不能私一人。而一人亦不能求天下。必其有以施之。而後天下以是報之。苟非其道。必不能之矣。故惟有道者。乃能處之。昔者文武之興。仁政之施。所以利天下也。救民水火。所以生天下也。明誓之告。所以徹天下也。一怒之威。所以安天下也。文武之君。惟以是施之。宜天下啓之。德之通之。恃之。而咸與歸之也。文武

之君。非有道之主。則亦何以能處此也。此書稱武王曰。有道曾孫。宜其可以處此也。天下安得不周。

三疑

武王問太公曰。予欲立功。有三疑。恐力不能。攻強離親。散衆爲之。奈何。太公曰。因之。慎謀。用財。夫攻強必養之。使強益之。使張太強必折。太剛必缺。攻強以強。離親以親。散衆以衆。九謀之道。周密爲寶。設之以事。玩之以利。爭

心必起欲離其親因其所愛與其寵人與之
 所欲示之所利因以疎之無使得志彼貪利
 甚喜遺疑乃止凡攻之道必先塞其明而後
 攻其強毀其大除民之害淫之以色啗之以
 利養之以味娛之以樂既離其親必使遠民
 勿使知謀扶而納之莫覺其意然後可成惠
 施於民必無愛財民如牛馬數餵食之從而
 愛之心以啓智智以啓財財以啓衆衆以啓
 賢賢之有啓以王天下

古之伐人之國者必有隙可投有釁可乘
 而後可以取之今以其勢求之則其勢強
 而不弱以其情求之則其情親而不離以
 其兵而求之則其兵衆而不寡若是則敵
 未有隙也未有釁也其何以能決勝而立
 功耶此武王所以疑其不能攻之離之散
 之也強固難攻也然有攻之道項楚之勢
 始非不強及張良之計行而楚強不足恃
 矣楚之君臣始非不親及陳平之計行而

楚親不自信矣。楚之子^弟始非不衆。及楚歌之聲一聞而楚衆無復爲楚矣。是則武王之所疑者皆不足疑矣。大抵欲伐人之國者必因之而後可以成功。法有所謂踐墨隨敵。因形用權者。皆所以因之也。少師侈則請羸師以張之。絞人貪則縱採樵以誘之。所謂因者此也。因敵固可以制敵。然所以料敵則有謀。所以役人則有財。謀不可泄。馬邑之役。匈奴覺之而去。此不能謹

悟

其謀也。財不可恪。衛國之民愛甲者皆不欲戰。此不能用其財也。能因敵而制之。加以謹謀用財。則敵國可取矣。夫攻強之道非強固可攻也。以有術也。延羸者壽考。盛壯者暴亡。人既有所恃而吾復養而益之。則彼之有所恃者必將驕矣。驕則怠。怠則敗。此所以可攻也。彼強矣。吾從而養之。使強盛。此乃將欲取之。必固予之也。益之而使張大。此乃將欲翕之。必因張之也。彼既

恃其強樂其張則必輕於自用而忘其所
戒此所以必折必蹶也太強而折者以其
過於強則必折也太剛而蹶者以其過於
剛而則必蹶也魏以驕而復有爲田之勝
則晉之所以養之益之者極矣亡夏陽不
懼而又有功天奪之鑒此則強而必折剛
而必蹶也魏之亡也可卜於此故攻強以
強離親以親敗衆以衆此因之之說也夫
敵必有可見之形而後有可取之理而不

在於他求也即彼之形因而制之耳彼強
矣吾因其強而以攻之彼親矣吾因其親
而以離之彼衆矣吾因其衆而以散之以
強攻強則必有奇計以益之而後其強可
攻也卑辭厚幣奉書推尊皆所以益其強
而攻之也以親離親則必有資賂以誘之
而後其親可離矣收其左右賂以重寶皆
所以離其親也以衆散衆則必有恩惠以
及之而後其衆可散也發政施仁散財發

粟皆所以離其衆也。木火養之使強，益之使張。此則以強攻強也。畀其所愛，與其寵人。此則以親離親也。惠施於民，必無愛財。此則以衆散衆也。凡謀之道，周察爲寶，自密此以下，是以謹謀因財也。謀以周密爲貴，周備也。秘密也。陰謀密其機，此兵家之要法也。馬邑有伏，平地有奇，非所謂周密也。周密者，必若李光弼之擒二將，二將已擒而諸將止，有何易之問，然後足以盡之。

密

也。蓋計者，兵之所用，而神者，計之所貴。法曰：將謀欲密，其以此歟。善爲謀者，必設之以事，玩之以利，而以激其爭心。設之以事者，謂本無此事，而僞設之，所以誤敵也。玩之以利者，謂彼本有貪心，而吾復以利樂之。彼既爲吾所役，則必與吾爭。此爭心之所以起也。夫善爲兵者，初不可激而怒也。今彼爲我所役，而欲與我爭，則彼非善者也。斯可得而利之也。漢王以梁王反書示

項羽設之以事也。封秦府庫以遺項羽。玩之以利也。漢王惟以是設之。此項王所以必欲與之爭而後已。非爭心由是而起乎。欲離其親則必因其所愛。與其寵人。此乃敵之所取信之人也。吾必有以誘之。與其所欲示其所利。乃所以啗之也。既有以啗其所寵愛之人。則其君之所親者固可得而踈間之矣。無使得以伸其志之所欲。彼所寵愛者既為利所啗而喜於利。則必無

疑於我矣。故遺疑乃止而無少疑也。大宰嚭為越所遺而吳王之志不獲伸矣。豈非其心為利所惑。故輕於君而不復致疑於我哉。九攻之道。此又伸言攻強之道也。必塞其明而後攻其強。毀其大者。蓋人惟明於機則不可得而傾。必先塞其明。使彼不知其或亡。而欲恣其所為。則彼雖強可得而攻。雖大可得而毀。越人於吳必去其直諫之臣。而卜以貸粟之事。所以塞其明也。

夫然後因其伐齊之舉與夫黃池之會而
吳之強大為可謀矣除民之害則必有術
養成其惡然後可得而共之不有以養成
則其惡不彰而民心不離淫以色啗以利
養以味娛以樂皆所以養成之也太公於
文伐十二節有所謂輔其淫樂以廣其志
厚賂珠玉娛以美人是亦將以逢其欲而
去之也彼既得以遂其所欲則其親者離
矣既離其親豈復有意於民故必使遠民

言使之不親民事也是謀也乃陰謀也不
可使人知是謀一行則可以擠之於危亡
之地故扶而納之莫覺其所以擠之之意
則吾之志始可得而有成矣此正太公以
陰謀之說告武王而與之傾商政也彼既
不意吾民而民始懷吾之惠矣欲施惠於
民必不可以愛財蓋財可以聚民也無財
不可以為悅易曰何以聚民曰財則惠民
者不可以愛財也蓋民如牛馬必有以飼

之。而後可以用之。數饑食之所以愛也。飼而不愛之。則彼必悖而不馴。故必當愛之。財固可以得民也。而所以理財。則出於聖人之心術。聖人推是心。以開啓其智。用是智以開啓其財。則所以理是財者。本於聖人之心術也。聖人惟以是心術而理財。故用財而可以得人心。因財以致衆。因衆以致賢。皆財之所由啓也。人心其有不歸之乎。人心既歸。則因之而可以成王業。蓋賢

人之心。蓋爲我所致。則必與吾共與。王於天下矣。蓋得賢。則可以立邦家之臺。宜其可以王天下也。太公之於文武。其所以告之者。皆此意也。觀其告文王也。則有所謂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士。士可竭。推而至於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是亦以財啓衆。以衆啓賢。以賢王天下之意也。而其終篇。有所謂樂哉。聖人之慮。茲非心以啓智之意乎。太公既以是意而告文王。復以是

意而告武王。豈非欲使之成其志於天下。
周家社稷之立。太公之力歟。

施氏六韜講義卷第三十五終 林氏送表

